

## 開放文學－英雄傳奇－兒女英雄傳 第十五回 酒合歡義結鄧九公 話投機演說十三妹

上回書講的是安老爺來到褚家莊，探著十三妹的消息，正合褚一官閒話，聽說鄧九公回來了，早見那褚一官慌作一團，同了華忠合眾莊客忙忙的迎出去。老爺心裡想道：「這鄧九公被他眾人說的那等的難說話，不知到底怎生一個人物？待我先看他一看。」說著，依然戴上那個帽罩兒，走到角門，隱在門後向外窺探。恰好那鄧九公正從東邊屏門進來，只見他頭戴一頂自來舊傘沿氈帽，上面釘著個加高放大的藏紫菊花頂兒，撒著不長的一撮鳳尾線紅穗子；身穿一件駝絨窄蕩兒實行的箭袖棉襖，系一條青縐綢搭包，挽著雙股扣兒，垂在前面；套一件倭緞廂沿加廂巴圖魯坎肩兒的絳色小呢對門長袖馬褂兒，上著豎領兒，敞著鈕門兒；腳下一雙薄底兒快靴。那身材足有六尺上下來高。一張肉紅臉，星眼劍眉，高鼻子大耳朵。頰下一部銀鬚，連鬚過腹，足有二尺來長，被風吹得飄飄然，掩著半身。雖說八十餘歲的人，看去也不過六旬光景。他一手搓著兩個鐵球，大踏步從莊門上就嚷進來了。

只聽他一面走一面說道：「你們這般孩子也忒不聽說！我那等的囑咐你們，說我這幾天有些心事，心裡不自在，親友們來，憑他是誰，都回他說我不能接待，等閒的人也不必讓進來。你們到底弄得車輛牲口的圍了一門口子，這是怎麼個原故？姑爺，真個的，你住在這裡就是你的一畝三分地？我一個錢的主意都作不得不成？」褚一官連忙答說：「老爺子，這又來了。這話叫人怎麼搭岔兒呢？你老人家是一家之主，說句話誰敢不聽？只因今日來的不是外人，是我大舅兒面上來的，親戚禮道的，咱們怎麼好不讓人家進來喝碗茶呢？」那鄧九公道：「哦，舅爺面上來的！舅爺到這裡，我鄧老九沒做錯啊！誰家沒個糟心的事，難道因為舅爺我還說不得句話嗎？不是我說句分斤兩兩的話咧，舅爺有甚麼高親貴友，該請到他華府上去，偏要趁這個當兒熱鬧我，是個甚麼講究？」

華忠一聽，說：「不好了，這是衝著我來了。」因陪笑道：「親家爹，你老人家聽我說，要是我平白的認得這等一個尋常人，我斷不肯請他進來，只因他是個主兒。你老人家有甚麼不聖明的！」那鄧九公聽了，把眉毛一擰，眼睛一窄巴，說：「甚麼行子主兒？誰是主兒啊？我鄧九公仗的是天地的養活，受得是父母的骨血，吃的是皇王的水土，我就是主兒！誰是主兒呀？那『主兒』賣幾個錢兒一個？」褚一官是怕安老爺聽著不雅，忙攔道：「你老人家這句可不要。」鄧九公見他如此說，便丟下華忠向著他道：「哦，我錯了？露著你們先親後不改，欺負我老邁無能？這麼著，不信咱們爺兒們較量較量。」說著，挽起那大寬的馬褂兒袖子來，舉拳就待動手。

老爺從門裡看見，說：「這一動手可就不成事了！」連忙跑到跟前，拖地一躬，說：「九公老人家，且莫動手！聽晚生一言告稟。」那鄧九公正在揮拳，忽見一個人從西角門兒裡出來相勸，定睛一看，只見那人穿一件老臉兒灰色三朵菊的庫綢缺衿兒棉袍，套一件天青荷蘭兩緞厚棉馬褂兒，捲著雙銀鼠袖兒，頭上罩著個藍氈子帽罩兒，看不出甚麼帽子，有頂戴沒頂戴來。他提著拳頭看了一眼，便問褚一官道：「這又是誰？」華忠恐他說別的，連忙說：「這就是我們老爺。」安老爺連喝道：「你這個人好蠢，怎麼還這等說法！」因對鄧九公道：「晚生是從此路過，遇見我們這姓華的，因此才見著這位褚一爺，提起來，知道九公也在這裡。晚生久聞大名，如雷貫耳，要想拜見拜見。他兩個是再三相辭，卻是晚生一時不知進退，定要候著瞻仰尊顏。這事卻與他兩個無干。如今既是九公不耐煩，晚生立刻告退，斷不可因我外人壞了自己的骨肉情分。」說罷，又是一躬。

那老頭兒見安老爺這番光景，心裡先有三分願意，說：「且住，我也曾聞著我們這舅爺跟的是個官兒，這麼著，尊駕先通個姓名來我聽聽。」這個當兒，他一隻手只管得兒楞楞得兒楞楞的搓著那副鐵球，那一隻拳頭可就慢慢的搭拉下來了。

安老爺見問，便說道：「不敢，晚生姓安，名字叫作學海。」說了這句話，只見他兩眼一怔，「哈」了一聲，說：「你叫安學海？你莫非是作過南河知縣被談爾音那廝冤枉參了一本的青天安太老爺嗎？」安老爺道：「晚生卻是作過幾天河工知縣，如今辭官不作了。」

那鄧九公聽得，把手一拍，便對著眾人道：「我說你們這班孩子，紫嘴子，一抹汗兒不中用！」褚一官道：「又怎麼了，老爺子？」鄧九公睜著雙大眼睛道：「這位安太老爺的根基，你們大略著也未必知道。他是天子腳底下的從龍世家，在南河的時候，不肯賺朝廷一個大錢，不肯叫百姓受一分累，是一個清如水明如鏡的好官，真是金山也似的人！這是一。再說，我是淮安府根生土長，他作那裡的知縣，就是我的父母官。今日之下，人家到了咱們家，就好比那太陽爺照進屋子裡來了。怎麼著，你們連個大廳也不開，把人家讓到那背脊兒裡去？這都是你們幹出來的？」褚一官一聽，心裡說：「得了，夠了我的了！」忙說：「我們不行，還得你老人家操心哪！」說著，暗地裡合那些莊客擠眉弄眼，說：「走哇，咱們收拾大廳去！」

鄧九公這才轉到下手，讓安老爺大廳待茶。老爺才把帽罩子摘了，遞給華忠，進了屋子。那鄧九公連忙把那副鐵球揣在懷裡，向安老爺道：「老父母，子民鄧振彪叩見！可恕我腰腿不濟，不能全禮。」說罷，打了一躬。老爺頂禮相還。老爺此時早看透了鄧九公是個重交尚義有口無心年高好勝的人，便道：「九公，我安某今日初次登堂，見你這番英雄氣概，況又這等年紀還是這樣精神，真是名下無虛。我安某得見這般人物，大快平生！我這裡有一拜。」說著，借著還那一躬就拜了下去。慌得鄧九公連忙爬下還禮不迭，說：「我的老父母，你可不要折了我鄧振彪的草料！」還了禮。一面把那大巴掌攔住老爺的胳膊，那隻手架著膈肢窩，攙了起來。看他那起跪，比安老爺還來得利便。

老爺起來，又對他說道：「我們先交代句話，這『父母官』、『子民』的稱呼，原是官場的俗套兒，請問如今那些地方官，又那個真對得住百姓，作得起個民之父母？況且我又是個下場的人，足下又不是身入公門，要一定這樣的稱呼，倒覺俗氣。就論歲數，也比我長著三十餘年，如不見棄，我今日就認你作個老哥哥，何如？」鄧九公聽了，喜出望外，口裡卻作謙讓，說：「這可不當！老父母你是甚麼樣的根基！我鄧老九雖然癡長幾歲，算得個甚麼，也好妄攀起來！」老爺道：「快休說這話！你我丈夫行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說著，早又拜了下去。鄧九公也忙著平磕了頭，起來拉了老爺的手，哈哈大笑，說道：「老弟，這實在是承你的錯愛。劣兄今年活了八十七歲，再三年就九十歲的人了，天下十七省，不差甚麼走了一大半子，也交了無數的朋友，今日之下，結識得你這等一個人物，人生一世，算不白活了！」說著，只樂得手舞足蹈，眼笑眉飛。褚一官等在旁看了，也自歡喜。

鄧九公便對褚一官道：「這咱們『恭敬不如從命』，過節兒錯不得，姑爺，你也過來見見你二叔。」一官連忙過來，重新行禮。老爺拉起他來。這個當兒，華忠抖擻伶兒，拿了把綢擲子來給老爺擲衣裳上的土，老爺笑道：「這不好勞動舅爺呀！」把個華忠嚇得，一面忍笑，一面擲著土說道：「這裡頭可沒奴才的事。」安老爺因命他：「你把大爺叫來。」鄧九公道：「原來少爺也跟在這裡。你們旗下門兒裡都叫『阿哥』，快請！快請！」

安公子在那邊早曉得了這邊的消息，聽見老爺叫，便帶了戴勤、隨緣兒過來。安老爺指了鄧九公向公子道：「這是九大爺，請安。」公子便恭恭敬敬的請了個安。喜得個鄧九公雙手捧起他來，說：「老賢姪，大爺可合你謙不上來了。」又望著老爺說：「老弟，你好造化！看這樣子，將來準是個八抬八座罷咧！」

一時，褚一官便用那個漆木盤兒又端上三碗茶來。老頭子一見，又不願意了，說：「姑爺，你瞧，怎麼使這傢伙給二叔倒茶？露著咱們太不是敬客的禮了！有前日那個九江客人給我的那御制詩蓋碗兒，說那上頭是當今佛爺作的詩，還有蘇州總運二府送的那個甚麼蔓生壺，合咱們得的那兩前春茶，你都拿出他來。」褚一官答應著，才要走，老爺忙攔說：「不用這樣費事，我向來不大喝茶。我此時倒用得著一件東西，老哥哥可莫笑我沒出息兒，還只怕你這裡未必有。」

鄧九公聽了，怔了一怔，說：「老弟，難道拿著你這樣一個人吃鴉片煙不成？」老爺道：「不是，不是。我生平別無所好，就是好喝口紹興酒，可不知你老人家裡有這東西沒有？」

鄧九公見問，把兩隻手往桌子上一按，身子往前一探，說：「怎麼說，老弟你也善飲？」老爺道：「算不得善飲，不過沒出息兒，貪杯。」鄧九公道：「哦，哦，哦，我聽聽，也能喝個多少呢？」老爺道：「從前年輕的時候渾喝，也不大知道甚麼叫醉；如今不中用了，喝到二三十斤也就露了酒了。」鄧九公聽了，樂得直跳起來，說：「幸會！幸會！有趣！有趣！再不想我今日遇見這等一個知己！愚兄就喝口酒，他們大傢伙竟跟著嘈嘈，又說這東西怎麼犯脾濕，又是甚麼酒能合歡，也能亂性。那裡的話呢？我喝了八十年了，也沒見他亂性。你見那喝醉了的，他打過自己罵過自己嗎？這都是那沒出息兒的人，不會喝酒，造出來的謠言。」說著，便向褚一官道：「既這樣，不用鬧茶了。家裡不是有前日得的那四個大花雕嗎，今日咱們開他一壇兒，合你二叔喝。」

褚一官說：「拉倒罷，老爺子！你老人家無論叫我幹甚麼我都去，獨你老人家的酒，我可不敢動他。回來又是怎麼晃瓢了，溫毛了，我又不曾喝那東西，我也不懂，我纏不清。等我找了老老的女孩兒來，你老自己告訴他罷。再者，二叔在這裡，也該叫他出來見見。」鄧九公說：「這話倒是，你就去。」

原來褚家娘子雖是那等合安老爺說了，也防他父親的脾氣靠不住，正在窗後暗聽。聽見如此說，便出來從新見過。因說道：「這些事都不用老爺子操心，我才聽得老哥兒倆一見就這樣熱火，我都預備妥當了。再說，既要喝酒，必要說說話兒，這裡也不是說話的地方兒，一家人罷咧，自然該把二叔請到咱裡頭坐去。再，這天也不早了，二叔這等大遠的來，難道還讓到別處住去麼？自然留他老人家在家多住兩天。你老人家要有事，只管去，家裡橫豎有人照應。」

鄧九公道：「是呀，是呀！得虧你提補我。」因道：「咳，老弟，一個人上了兩歲歲數，到底不濟了。我如今全靠我們這姑奶奶。你我就依著他，住幾天，咱們痛痛的多喝兩場！」

安老爺聽了，料這事也得大大的費一番說詞，今日不得就走，便道：「如此甚好，只是打攪了。」就著，便命家人把車子牲口打發了，行李搬進來，便同了九公進去。先到了正房。原來那正房卻是褚一官夫妻住著，只見屋裡也有幾件硬木的木器，也有幾件簇新的陳設，只是擺得不倫不類，這邊桌子上放著點子傢伙吃食，那邊桌子上又堆首天平、算盤、帳本子等類。鄧九公道：「他這裡鬧得慌，咱們到我那小屋兒裡坐去。」

便讓老爺出了正房，從西院牆一個屏門過去。只見當門豎著一個彩畫的影壁，過了影壁，一個大寬轉院落，兩棵大槐樹不差甚麼就遮了半個院子，也堆著點子高高矮矮不成文理的山石，也種著幾叢疏疏密密不合點綴的竹子，又有個不當不正的六角亭子在西南角上。那房子是小小的五間，也都安著大玻璃。一進屋門，堂屋三間通連，東西兩進間。鄧九公便讓安老爺在中間北牀坐下，公子在靠南窗坐下。

褚大娘子張羅著倒了茶，便向鄧九公道：「把咱們姨奶奶也叫出來見見，也好幫幫我。」鄧九公道：「姑奶奶罷呀，沒的叫你二叔笑話！」褚大娘子道：「二叔不笑話，我們也不可笑。」因說道：「二叔，你老人家不知道，我父親只養了我一個兒，我又沒個弟兄，巴不得多一個親人。再說，我父親這個年紀了，我怎麼樣的服侍，總有服侍不到的地方兒。所以說，給他老人家弄個人。他老人家瞧了幾個都不中意，到後來瞧見這一個，因他是我們淮安人，才留下了。雖說是沒甚麼模樣兒，絕好的一個熱心腸兒，甚麼叫鬧心眼兒、掉歪，他都不會。第一是在我父親跟前服侍的盡心，這就是我的大造化。等我叫他來，二叔瞧瞧。」安老爺說：「好極了，也必該有這等一個人服侍。我倒得見見我們這位如嫂。」

褚大娘子聽了，便自己向西間去找他。還不曾走到跟前，只聽得那簾子唵搭一聲，就出來了一個人。安老爺在堂屋上首向西坐著，看得逼真。看那人，約略不上三十歲，穿著件棗兒紅的絳色棉襖，套著件桃紅襯衣，戴著條大紅領子，挽著雙水紅袖子，家常不穿裙兒，下邊露著玫瑰紫的褲子，對著那一雙四寸有餘的金蓮兒，穿著雙藕色的小鞋子，顏色配合得十分勻襯。手上戴著金鐲子玉釧，叮噹作響，鐲子上還拴條鴛鴦戲水的杏黃繡手巾。頭上簪兒珠挑，金翠爭光，簪兒邊還配著根猴兒爬桿兒的赤金耳挖子。花枝招展，妝點鮮明。

褚大娘子看了，問道：「今日甚麼事，這麼打扮著？」只聽他笑道：「說有客來了麼，我說看老爺子叫我見呢！」褚大娘子說著，又望他胸前一看，只見帶著獠豬也似的一大嘟嚕，因用手撥弄著看了一看，原來胸坎兒上帶著一掛茄楠香的十八羅漢香珠兒，又是一掛早桂香的香牌子，又是一掛紫金錠的葫蘆兒，又是一掛肉桂香的手串兒，又是一個蘇繡的香荷包，又是一掛川椒香荔枝，餘外還用線絡子絡著一瓶兒東洋玫瑰油。這都是鄧九公走遍各省給他帶來的，這裡頭還加雜著一副鑲金三色兒，一面檀香懷鏡兒，都交代在那一個二鈕兒上。褚大娘子看了，說：「我的小媽兒呀，你可坑死我了！怎麼好好歹歹的都帶出來了？」他又嘻嘻的笑道：「都怪香兒的麼，叫我丟下那件呢？」褚大娘子笑道：「怪香兒的，就該都搬運出來麼？跟我來罷！」說著，又給他拉拉袖子，整整花兒。

臨近了，安老爺又細看了看，卻倒是漆黑的一頭頭髮，只是多些，就鬢角兒邊不用梳鬚頭，那頭髮便夠一指多厚；雪白的一個臉皮兒，只是胖些，那臉蛋子一走一哆嗦，活脫兒一塊涼粉兒；眉眼不露輕狂，只是眉毛眼睫毛重些；鼻子嘴兒倒也端正，只是鼻樑兒塌些，嘴唇兒厚些；此外略無褒貶，更加脂香粉膩，刷的一口的白牙。把個鄧九公疼的，望著他眼睛樂的沒縫兒，口笑的合不攏來。

只見他將到跟前，就奔了安老爺去了。鄧九公道：「你來，等我告訴你，這位安二老爺，人家是在旗的世家，因為瞧的起我，才合我結弟兄。」才說到這句，他便道：「是他二叔哇！」

九公道：「這又來了，到底是誰二叔啊？你見了得稱他老爺！」

他聽了，便說道：「哦，老爺哪！那麼請安。」說著，紮煞著兩隻胳膊，直挺挺的就請了一個單腿兒安。九公道：「你還是拜拜不結了，怎麼又鬧個安呢？」他道：「老爺麼，不請安？」

安老爺也連忙站起來，還了個半揖，說：「很好。這位姨奶奶生得實在厚重，這是個多子宜男的相貌。」九公道：「老弟，不要這等稱呼，你就叫他二姑娘。」老爺便慍九公道：「這樣聽起來，只怕還有位大如嫂呢罷？」他又接上話了，說：「沒有價，就我一個兒，我叫二頭。」褚大娘子笑說：「二叔，聽我們是沒心眼兒不是？有甚麼說甚麼。」一句話沒說完，他早躡身走了。

褚大娘子說：「怎麼走了？我還有話呢。」他道：「姑奶奶等著，我就來。」只見他去不多會兒，從屋裡裝出一袋煙來。

那煙袋足有五尺多長，安著個七寸多長的菜玉煙袋嘴兒，那煙袋嘴兒上打著一青線算盤疙瘩，煙袋鍋兒上還挑著一個二寸來大的紅葫蘆煙荷包，裡面卻不裝著煙，煙是另擱在一個筐籬兒裡。只見他一面嘴裡抽著走過來，從他嘴裡掏出來，就遞給安老爺，說：「老爺抽煙兒呀。」安老爺忙著欠身說：「我不吃煙。」他說：「不是湖廣葉子呀，是渣頭哇，裡頭還有荳蔻皮兒哩。」老爺說：「我是不會吃煙。」他便說：「一袋煙，可惜了的。不姑奶奶抽罷？」褚大娘子道：「我可要不上你那桿長槍來，你先擱下，我告訴你話。酒、果子我那邊都弄好了，回來在我那邊招呼著送過來，你可在這裡好好兒的張羅張羅，那幾個小行子靠不住。」因問：「黑兒他們都那裡去了？」只聽答應了一聲，進來了一順兒十一二歲的四個孩子：一個漆黑，一個大胖，一個奇醜，一個多麻，就叫作黑兒、胖兒、醜兒、麻兒，原是鄧九公家的四個村童，合這位二姑娘要算這老頭兒的一分儀從，離不開的，所以到女兒家住著也帶了來，當下褚大娘子又囑咐了四人幾句，早有幾個小腳兒老婆子送過酒果來。

褚大娘子便合鄧九公道：「大爺請到我們那院裡，我張羅他去罷，我瞧他在這裡怪拘束的。」安老爺先道：「很好。你就跟了大姐去。」因說：「你也過來見見姨奶奶。」公子只得過來，作了個揖，那姨奶奶也拜了一拜，笑道：「好個少爺，長的怪俊兒的！」褚大娘子道：「喲，你怎麼這些話喲？」他又道：「姑奶奶，你只說我愛說話哩，你瞧瞧他那臉蛋子，有紅似白兒的，不像那娘娘廟裡的小娃娃子？」鄧九公、褚大娘子聽了，都呵呵大笑，連安老爺也忍不住笑起來，倒把個公子臊了個滿臉鮮紅，便同了褚家娘子過那院去了。

列公，切不可把這位姨奶奶誤認作狎邪一路。自天地開闢以來，原有這等混沌未鑿的人。世間除了那精忠、純孝、苦節、大義

四項人，定可至誠格天之外，惟有這混沌未鑿的人，最蒙上天愛惜，無不富貴壽考，安樂終身。他絕不得有那紅顏薄命、皓首無依之歎。只怕比起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更上一層。真真令人起忮起羨也！

閒話休提，言歸正傳。卻說這裡擺下果菜，褚一官也來這裡照料了一番。去後，鄧九公便取出一對大杯，同安老爺高談暢飲起來。那安老爺酒在肚裡，事在心裡，暗暗盤算說：「這老頭兒雖說粗豪，卻是個久經世故的，須是不露一毫芒角，才引得出他的真話來呢。」酒過三巡，恰好那鄧九公問起老爺的官場來。他道：「老弟，你方才說如今辭官不作，我聽得我們淮安親友們來說，那談爾音被御史參了一本，朝廷差了一位甚麼吳大人來把他拿問，老弟你官復原職了。我想，老弟你這年紀，正好給朝廷出力，為甚麼倒要告退還鄉？再說還鄉，又怎的不走官塘大路，從這條路來呢？」

安老爺道：「九兄，你有所不知。想我半生苦志讀書，才巴結作個知縣，不上半載，便經了這等意外的風波。大約宦途的味兒不過如此，不如退歸林下，遍走江湖，結識幾個肝膽英雄，合他杯酒談心，倒是人生一樁快事！」鄧九公聽到這裡，不由得端起杯來，一飲而盡，又伸了一個大拇指頭，說道：「高！」老爺便接著往下說道：「至於此來，卻原為小兒出京的時候，這華忠一路跟隨，病在店裡。及至小兒到了淮上，久不見他南來的消息。此番走到這路，想這褚一官壯士正是他的至親，尋著一官一問，定知端的。因沿路訪問，都說褚壯士在二十八棵柳樹住家，到了那裡，才知他就住在吾兄的寶莊上。我想：『既到靈山，豈可不朝我佛？』倒把打聽華忠消息這樁事擱起，逕投寶莊，拜識尊顏。誰想吾兄不在莊上，就連那褚壯士也說搬在東莊去了，我就一路跟尋到此。恰巧在此地莊外遇見華忠，得見一官，又知他作了吾兄的快婿，談起來才知吾兄的大駕也在此地。不望天緣湊巧，倒在此地相會，又得彼此情同針芥，一言訂交，真是難得的一番奇遇！」

鄧九公道：「原來老弟倒枉駕先到舍下，只是我多多失候，越發不安了。」安老爺道：「你我豪傑相逢，何必拘這形跡！我方才選同令婿議論海內的人物，提起一家有名的豪傑，不想問他，竟自不知底裡。」鄧九公道：「老弟，你看不得這些年輕的小爺們，花說柳說的，不中用，一按就沒了，早呢！你問的這人，你既稱到他是個豪傑，大約也不是甚麼無名之輩，你說給我聽聽。慢講這大江南北，那怕三江兩湖、川陝雲貴，以至關裡關外，但是個有點聽頭兒的，提起來大概都知道他個根兒襍兒，你問誰罷？」

安老爺道：「這人說來卻不甚遠，只在方近地方，只是隔了這幾年，不知他現在的住處。」鄧九公聽了，把嘴一撇，道：「甚嗎？我們這個地方兒會有個有名兒的豪傑？老弟，那可是聽了謠言來了！這地方要找紹興罈子大的倭瓜，棒槌壯的玉米棒子，只怕還找得出來。要講豪傑，劣兄在此住了冒冒的七十年了，也沒見過那豪傑是四方腦袋八楞兒腦袋！」安老爺正色道：「老哥哥，古人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又道是『真人不露相』。何地無才？這話倒不可如此講。縱說是九兄你『觀於海者難為水』，只怕小弟說的這個人，老哥哥也小看他不起，大約你也應該認得他，並且除了你別人也不配認得他。」鄧九公聽了，歪著頭想了一會，道：「嗯，誰？」因向老爺道：「老弟，你試把他的姓名說來，我領教領教。」安老爺拈著幾根小鬍子兒，眼睛望著鄧九公，說道：「這人，人稱叫他作『十三妹』！」

鄧九公才聽得「十三妹」三個字，早把手裡的酒杯「吧」的往桌子上一放，說：「老弟，你是怎生曉得這個人？」

安老爺道：「你且慢問我怎生曉得這人，你只說這人究竟算得個豪傑算不得個豪傑？你可認識他不認識他？」鄧九公見問，未從說話，先歎了一聲，說：「老弟，若論此人，雖是三絡梳頭，兩截穿衣，不但算得脂粉隊裡的一個英雄，還要算英雄隊裡一個領袖。說起來，天下的男子漢都該愧死！我豈止認得他，他還要算我個知己恩人哩！」安老爺一聽，心裡暗說：「有些意思了。」因說道：「話雖如此，只是他究竟是個年輕女子。老哥哥，你這樣的年紀，這等的威名，說他是個知己有之，怎生說到是個恩人起來？這話倒願問一個詳細。」九公道：「酒涼了，咱們換一換。」說著，換上熱酒來，二人酒到杯乾。

只那姨奶奶帶了兩三個婆子照料，幾個村童來往穿梭也似價伺候，倒也頗為簡便，且是乾淨。

說話間，褚大娘子又帶人送過點心湯來，讓了一番。原來安老爺喝酒不大吃菜，只就是鮮果子小菜過酒。鄧九公喝起來更是鯨吞一般的豪飲，沒有吃菜的空兒。因此點心不過用了些，褚大娘子便叫人端去，讓姨奶奶吃完，散給那些孩子們了。鄧九公道：「姑奶奶，你張羅你的去罷。」褚大娘子道：「他們不用張羅，他們連面都吃了。那大爺才坐下，瞅著那怪怪醜醜的，被我忤了他一陣，這會子熟化了，也吃飽了，同女婿合他大舅倒說的熱鬧中間的。」說話間，姨奶奶吃完了餞餞，合褚大娘子道：「姑奶奶在這裡，我也瞧瞧大爺去。」九公道：「你走了，可小心他們溫毛了我的酒。」褚大娘子道：「只管去罷，有我呢。」

那姨奶奶便笑嘻嘻的走到九公跟前，從袖子裡掏出一個紅燈花紙包裹兒來，說：「老爺子，你瞧瞧這個。」九公打開一看，原來是蘇繡的一個大紅緞子小腳兒香袋兒，一個石青平口抽子。九公問他：「這作嗎呀？」他道：「我給那大爺好不好？」九公道：「好，好，你給去罷。」又捏著那抽子問他道：「這裡頭沉顛顛的，又是甚麼東西？」他道：「可怎麼空空兒的給他呢？我給他裝上了一百老錢。」九公哈哈大笑起來。褚大娘子說：「別笑人家。好哇，叫他也活動活動去罷！」說著，坐在一邊。

便聽那鄧九公向安老爺道：「老弟，你方才問那十三妹，我怎生說到他是我的恩人？你可知道，愚兄是個『敗子回頭金不換』。我自幼兒也念過幾年書，有我們先人在日，也叫我跟著人家考秀才去。文章呢，倒糊弄著作上了；誰知把個詩倒了平仄，六韻詩我又只作了十句。給他落了一韻，連個復試也沒巴結上。後來他老人家就沒了。我看了看，我不像是這裡頭的蟲兒，就結識了一班不安分的人，使槍弄棒，甚至吃喝嫖賭，無所不至，已經算走到下坡路上去了。還虧幾個老輩子的說：『放著你這樣一個漢仗，這樣一分膂力，去考武不好？為甚麼幹這不長進的營生呢？』我想，一個沒爺的孩子，有個人出來告訴這麼句正經話，就算難得。我就一頓頭的學著拉硬弓，騎快馬，端石頭，練大刀。這年學台上馬，報了考。到了考的這天，我開得十六力的硬弓；那三百六十斤的頭號石頭，平端起來，在場上要走三個來回；大刀單撒手舞三個面花，三個背花，還帶開四門；馬步箭全中。這麼說罷，老弟，算概了場了。不想到了末場，默寫《孫武子兵書》，我又落了兩個字，自己也沒看出來。便有學院上的書辦找來說，大人見我的武藝件件超群，要中我個案首，只因兵書裡落了字，打下來了，叫我花五百銀子，依然保我個插花披紅的秀才。那時候，要論我的家當兒，再有幾個五百也拿出來了，只是我想大丈夫仗本事幹功名，一下腳就講究花錢，擱了銳氣了。我就回他說：『中與不中，各由天命，不走小道兒！』」

安老爺道：「這才是正人君子的作事！只怕這本領可要埋沒了。」九公道：「你聽麼，他不中我倒也平常，誰想他單單把我擱在末尾兒一名，叫我坐紅椅子！我說：『這就算他給朝廷開科取士來了？』一賭氣子，我老師也沒拜，鹿鳴宴也沒赴，花紅也沒領，我說：『功名一路，算沒我了！』到後來，親友們見我在家裡悶坐著，便有幾個鏢行的朋友，請我跟他們走鏢。走了兩年，我就自己立了定號，單身出馬，整整的走了六十年。仗著老天養活，不曾擦過臉，失過事。到今日之下，吃這碗飽飯，都是老天賞的。這年到了八十歲了，我說：『收船好在順風時。』告訴親友們，我可要摘鞍下馬咧。誰如那些有字號的大買賣行中苦苦的不放，都隔年下了關書聘金來請，只得又走了五年。我說：『這可該收了。』便預先給各省捎下書子去，說來年一定歇馬，一應聘金概不敢領。承那些客商們的台愛，都遠路差人送彩禮來，給我慶功。又大家給我掛了一塊匾，寫得是甚麼『名鎮江湖』四個大字。老弟，你想，人家好看咱們，咱們有個自己不愛好看的嗎？我那二十八棵柳樹莊上本也寬綽，西院裡有教場一般的一個大院落，蓋著五間正廳，那是我帶了徒弟們教武藝的地方。我就在那個所在正中搭了座戲台，兩旁紮起兩路看棚來，在府城裡叫了一班子戲，把那些遠來的客人合本地城裡關外的紳衿鋪戶，以至坊邊左右這些鄉鄰，普通一請，一連兒熱鬧了三天。

「一日無事，二日安然。到了第三日，正是本地那些鄉鄰們來吃酒看戲。那日人來的更多，廳上、棚裡都坐得滿滿的，再搭上那賣熟食的，賣糖兒豆兒趕小買賣的，兩邊站得千佛頭一般。台上唱的是飛鏢黃三太打寶二墩，正唱到黃三太打敗了寶二墩，大家賀喜，他家裡來報說生了黃天霸了。大家都說：『這戲唱得對景，我們鄧九太爺將來一定也要得這樣一位相公！』就這個一杯，那個一盞，冷的熱的輪流把我一灌，我可就喝得有些意思了。正在高興，忽見我莊上看門的一個莊客跑了進來，報說：『外面來了一個人，口稱前來送禮賀喜。』

問他姓名，他說見面自然認得。」我就吩咐那莊客說：『莫問他是誰，只管請進來，大家吃酒看戲。』一時，請了進來。只見那人身穿一件青縐綢夾襖，斜披件喀喇馬褂兒，歪戴頂樂亭帽兒，腳穿一雙雙襪熟皮纖子鞋，身上背著藍布纏的一樁東西，雖看不見面裡，約莫是件兵器；後邊還跟著個人，手裡托著一個紅漆小盒兒。走上廳來，把手一拱，說道：『請了。』只此兩個字，他就挺著腰，叉著只腳，扭對臉去，攏著拳頭站著。

「我心裡說：『這個賀喜的來的古怪呀！』因問他：『足下何來？』他道：『姓鄧的！你非不認得我，我非不認得你，休推睡裡夢裡！今日聽得你摘鞍下馬賀喜慶功，特來會你！』我仔細一看，那人卻也有些面熟，只是猛可裡想不出是誰。因對他說：『足下恕我眼拙，一時間想不起那裡會過。』他說：『我叫海馬週三，你我牯牛山曾有一鞭的交情！』這句話，我想起來了。五年前後，我從京裡保鏢往下路去，我們同行有個金振聲，他從南省保鏢往上路來，對頭走到牯牛山，他的鏢貨被人吃了去了，是我路見不平，趕上那廝打了一鞭，奪回原物。他因此懷恨，前來報仇。趁著我家有事，要在眾人面前何辱我一場！

「我說：『朋友，你錯怪了我了！這同行彼時相救，是我們一個行規。況這事雲過天空，今日既承下顧，撇過這篇子去，現成兒的酒席，咱們喝酒。你我就借著這杯酒，解開這個扣兒，作個相與，你道如何？』早有那些在坐的一同上前解和。老弟，你道我看眾朋友的面上，也算忒讓了他了罷！誰知他倒不中抬舉起來，說道：『不必讓茶讓酒！自你我牯牛山一別，我埋頭等你，終要合你狹路相遇，見個高低。今日之下，你既摘鞍下馬，我海馬週三若暗地裡等你，也算不得好漢。今日到此，當著在坐的眾位，請他們作個證明，要合你借個一萬八千的盤纏，補還我牯牛山的那樁買賣。你是會的，破個笑臉兒，雙手捧來便罷；倘若不肯，我也不叫你過於為難，我這盒兒裡裝著一碗兒雙紅胭脂，一匣滴珠香粉，兩朵時樣的通草花兒，你打扮好了，就在這台上扭個週遭兒我瞧瞧，我塵土不沾，拍腿就走。』說罷，把個盒兒揭開，放在當中桌上。老弟，你說就讓是個泥佛兒罷，可能聽了不動氣？」

安老爺道：「這人豈不是個德懶小人的行徑了？」鄧九公道：「哈哈，老弟，你可也莫要小看了他！不想到這等一個人，竟自能屈能伸，有抽有長。」說著，又乾了一杯。

說話的這個當兒，主客二位已都是五十大杯過了手了。

褚大娘子在一旁說道：「我看老爺子今日的酒又有點兒過去了，人家二叔問的是十三妹，你老人家可先說這些陳穀子爛芝麻的作甚麼？」鄧九公道：「姑奶奶，你當我說的是醉話嗎？」

若不從這根子上說起，怎見得出那十三妹姑娘的英風義氣來？見不出那十三妹姑娘的英風義氣，這回書可還有個甚麼大聽頭兒呢？再說，人家聽書的又知道我鄧九公到底是個誰呢！」

安老爺便接著問道：「後來吾兄便怎麼樣呢？」鄧九公道：「那時我一把無名業火從腳跟下直透頂門，只是礙著眾親友，不好動粗。我便變作一番啞然大笑，我說：『我只道你用個一百萬八十萬的，那可叫短了我了，一萬銀還備得起！』回頭我就叫人盤銀子去。在座的眾人還苦苦的相勸，道：『二位不可過於認真，有我們在此，大家緩商。』我便對他大家說道：『眾位休得驚慌。我鄧某雖不才，還分得出個皂白清濁。這事無論鬧到怎的場中，絕不相累。』霎時把那銀子搬齊，放在當院一張八仙桌兒上。我說：『朋友，紋銀一萬兩在此。只是我鄧老九的銀子是憑精氣命脈神掙來的，你這等輕輕鬆鬆只怕拿不了去！此地卻是我的舍下，自古主不欺賓，你我兩家說明，都不許人幫，就在這當場見個強弱。你打倒了我，立刻盤了銀子去，那怕我身帶重傷，一定抹了脂粉，帶了花朵，湊這個趣兒；萬一我的兵器上沒眼睛，一時傷犯了你，可也難逃公道！』」說著，我便甩了衣裳，拿了我那把保鏢的虎尾竹節鋼鞭。

他也脫去馬褂，抖開他那兵器，原來也是把鋼鞭，合我這鞭的斤兩正不差上下。那時眾人都出房來，遠遠的圍了個大筐籠圈兒站著。便是我自己的人，也因我有話在前，不敢傍近。

台上的戲也煞住了，站了一台閒人，都眼睜睜的不看台上那齣戲，要看台下這齣戲。當下我兩個一個站在北面，一個站在南頭，亮了兵器，就交起手來。及至一交手，才知他不是五年前的海馬週三了。原來他自從挨了我那一鞭之後，便隱項埋頭去練這家武藝，要洗牯牛山前的那一張羞臉。一條鞭使了個風雨不透，休想破他一絲！

「我兩個來來回回正鬥得難分難解，只見從正東人羣裡閃一般攏出一個人來，手使一把倭刀，把我兩個的鋼鞭用刀背兒往兩下裡一挑，說：『你二位住手，聽我有句公道話講！』那時我只道是來幫他的，他正道是來幫我的，各各收回兵器，跳出圈子一看，只見那人一身素妝，戴著孝髻，斜跨張彈弓兒，原來是個女子！」

安老爺擊杯道：「不必講，這一定是十三妹無疑了！」鄧九公綽著那一部長鬚說：「老弟，不是他還有誰！那時我同週三兩個才要合他答話，忽然正西上，唻，飛過一枝鏢來，正奔了那十三妹的胸前。我將說得聲『招傢伙』，他早把身子一閃，那鏢早打了空；接著又是第二枝打來，他不閃了，只把身子一蹲，伸手向上一綽，早把那枝鏢綽在手裡；說時遲，緊跟著就是第三枝打來，那時快，他把手裡這枝鏢迎著那枝鏢發出去，打個正著，只見噹的一聲，冒了一股火星子，噹啾啾，兩枝鏢雙雙落地！那四面看的人就海潮一般喝了個連環大彩！那發鏢的人也不曾露個面兒，早不知嚇到那裡去了。他也更不去尋，更不在意。便向我合週三道：

『你二位今日這場鬥，我也不問他們是非長短。只是一個靠著家門口兒，一個仗著暗器，便那個贏了，也被天下英雄恥笑！這恥笑不恥笑卻與我無干，只是我要問問，怎生輸了的便該擦胭脂抹粉戴花？難道這胭脂花朵的裡頭便不許有個英雄不成？如今你兩個且慢動手，這一桌銀子算我的，你兩個那個出頭合我試鬥一鬥，且看看誰輸誰贏，那個戴那朵花兒，擦那胭脂，抹那臉粉！』老弟，那個當兒，劣兄到底比週三多吃了幾年老米飯，一看他那光景，斷非尋常之輩，不可輕敵，才合他講禮。那週三見壞了他的道路，又欺那十三妹是個女子，冷不防嗖的就是一鞭！那十三妹也不舉刀相迎，只把身順轉來，翻過腕子，從鞭底下一刀往上一磕，喇，早把週三的鞭削作兩段！眾人又是聲喝彩！只就那喝彩的聲音裡頭，接著一片喊聲，早從人輪子裡撲撲跳出二三十條綽長大漢來。」

安老爺問道：「這又是些甚麼人呢？」鄧九公道：「這班人原來是那海馬週三預先叫他的伙伴隨了那起戲子喬妝打扮混了進來，預先一個個埋伏在此。那時才聽得眾人一聲喊，這十三妹早上面一刀削斷了週三的鋼鞭，下面趁勢就是一個潑腳，把週三踢得爬在地下。他趕上一步，一腳踏住了脊樑，用刀指看那群賊伙道：『你們那個上前，我就先宰了你這匹海馬，作個榜樣！』那班人聽了這話，生怕壞了他頭領性命，都嚇得不敢上前，倒退下去。他便對那班盜伙說道：『就請你眾人偏勞，把那個紅漆盒兒捧過來，給你這位大王戴上花兒，抹上胭脂，好讓他上台扭給大家看！』老弟，你這可就聽出週三的有抽有長兒來了。只聽他爬在地下高聲叫道：『眾兄弟休得上前，這位女英雄也且莫動手！我海馬週三也作了半生好漢，此時我不悔我來得錯，我只悔我輕看了天下的英雄。今日出醜當場，我也無顏再生人世，便是死在你這等一位英雄刀下，也死得值。就請砍了頭去，不必多言。』老弟，你只聽聽，十三妹這本領，可是脂粉隊裡的一個英雄，英雄隊裡的一個領袖？」

安老爺用手把桌子一拍，說道：「痛快！」拿起杯來，一飲而盡。褚大娘子道：「二叔怎的盡喝酒，也不用些菜？」安老爺道：「姑奶奶，你聽你老人家這段話，還抵不得一肴下酒的美品麼！何用再去吃菜。」鄧九公一面吃著酒，一面說道：「老弟，這話還算不得下酒的美品呢！你看那十三妹，打倒海馬週三，他又言無數句，話不一席，疊兩個指頭，說出一番話來。待劣兄慢慢的說與你，那才算得酒菜裡的一品珍饈海錯，管叫你連吃十大碗還痛快得不耐煩哩！」這正是：

何用《漢書》來下酒，這番清話也消愁！

要知那鄧九公又向安老爺說出些甚的情由，下回書交代。